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徐敦

欽定禮記義疏卷一

曲禮上第一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吉禮也喪荒去國凶禮也致貢朝會賓禮也兵車旌鴻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嘉禮也此於别錄屬制度簡策重大分為上下

吳氏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

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氏通言曲而當皆同義　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呂氏大臨曰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布帛有經經禮象之令儀禮是也布帛有緯曲禮象之令禮記是也所載皆孔子門人傳授雜收於遺編斷簡者

葉氏夢得曰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

周官大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至周衰而二者皆亡今禮記曲禮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雜記其所聞而纂之爾

存異吕氏大臨曰今所傳儀禮者經禮也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變則曲禮也　葉氏夢得曰經禮其常曲禮其變

辨正朱子曰鄭康成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書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為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葉夢得曰經禮其常制之凡曲禮其變文之目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説瓚葉為長葢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非專為禮設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冠昏喪祭

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今之儀禮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禮又古經增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矣所謂曲禮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

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專以經禮為常曲禮為變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芮氏城曰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

接人應物至纖至悉處儀禮固不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成周盛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即録之名曰曲禮庶乎識小之意云爾或以為偏曲一端或以為細微曲折皆可通

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故曰禮者天地之經也聖人因天地之自然人心之同然者而列其大綱有五曰吉曰凶曰賓曰軍曰嘉於吉之

中分爲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肆灌獻饋食祠禴嘗烝則十二於凶之中分爲喪荒弔禬恤於軍之中分爲師均田役封各五於賓之中分爲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則八於嘉之中分爲飲食冠昏賓射燕享脤膰賀慶則六而大目三十有六矣由是節之而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朝踐饋熟事主事尸繹祭田有蒐苗獮狩師有侵伐治兵振旅喪有復襲小斂大斂殯葬小祥大祥禫除且有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分此經禮之三百猶可得而數者也至於升降出入周旋之威儀則豈特三千巳哉其曰三千亦約舉之辭耳曲禮一書不特指其威儀并指出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周詳之故并君子行禮所以周旋曲當之源盖古人說禮之微言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陸氏德明曰女内一畫禁止意儼魚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上三句可以安民　孔氏穎達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鄭氏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行禮皆須敬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審貌慮之如言然後宣之於口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可以安民也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　又

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宋程子定字義

與安定辭定字別　真氏德秀曰毋不敬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　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哉敬者之效也　徐氏師曾曰毋不敬一語無所不該而又及言貌者以其所關尤切也

通論范氏祖禹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

約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下文安民哉是君上所行 程子曰此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劉氏彛曰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顔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

呂氏大臨曰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敬之謂也脩身者

正言貌以禮者也故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

案敬字是徹上徹下之道帝王然士君子亦然首句本已得下二句又必著下二句者以入德言則存養渾淪難於著手且於貌言上用力所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以成德言則至德淵涵處無可形容於貌言上流露處易見所謂有諸中自然形諸外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

正義孔氏穎達曰敖者矜慢在心之名心所貪愛為欲飲食男女是也在心未見為志不得自滿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　馬氏睎孟曰敖欲消而絶之欲欲克而止之志欲損而抑之樂欲約而歸於禮也　方氏慤曰心有所放之謂敖有所慕之謂欲有所之之謂志

有所湛之謂樂四者生於心而禮節人心者也　徐氏師曾曰長敖則喪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樂極則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合於中也

餘論應氏鏞曰矜己凌物為敖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逐物快己曰欲而其條暢則發於樂極四者蠱心之蟊賊溺身之酖毒學者所宜深戒　黄氏震曰志指其虛大而言樂指其逸樂而言四者敖尤凶德

存疑毛氏信卿曰敖與欲不能盡無不長之從之足矣蓋強人以所難則人不堪且將蕩然而莫之止故不若即其情而為之制使行焉自著居焉自安尚何敖欲之有

存異鄭氏康成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辨正胡氏銓曰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　楊氏鼎熙曰四不可乃深戒之辭故雖一念之矜便是敖一意之貪亦是欲稍有伐善之心仍是滿

偶有燕安之習即是極蓋恐積小成大正當省察於所忽也若徒去其太甚而止則非君子克已工夫

案四者人情所易溺故亟言不可以見克之必力除之務盡檢身之君子亦惟敬以勝之而已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戶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狎習也近也心服曰畏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謂已有蓄積見

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安安謂令已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　孔氏穎達曰心雖親幸亦當知其惡雖憎疾亦當知其善安安上安指心下安指處　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　徐氏師曾曰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

則絶不溺愛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録不偏惡也財不務自封而吝出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六者皆中道惟賢者主敬功深故察理精而物不能淆充養熟而情無所溺耳　楊氏冔熙曰此舉賢者為法六而字都是轉語狎平居親暱之人畏尊重嚴恪之意

通論孔氏穎達曰愛而知其惡若石碏知子厚憎而知其善若祁奚知解狐積而能散若宋皚樂喜請君

及諸大夫貸民粟安安而能遷若齊姜語公子懐與安實敗名　朱子曰賢者狎而敬之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　胡氏銓曰魏徵云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知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存疑孔氏頴達曰見賢者附而近之習其徳藝然朋儕易褻又當敬之賢有徳行心所畏服必當親愛不

可疏之　呂氏祖謙曰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　劉氏彞曰積其學而能散之政上也積其財而能散之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國欲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　應氏鏞曰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也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　馬氏晞孟曰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也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也

辨正朱子曰上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皆衆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舊注非是

纂經文賢者二字提起蓋其辨既精涵養有素所以接於人者皆出於大公處於已者不膠於一定末二句亦只是不私財不懐居之意朱子雖安安而能徙義正謂不貪便安而能徙於義非謂今安於義而又當日進也劉應二家似過求深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乃旦反很胡

懇反分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毋苟得為傷廉也毋苟免為傷義也很鬩也謂爭訟也毋求多為傷平也　孔氏穎達曰臨財苟得入己則傷廉隅難謂有寇仇為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很謂小小鬩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戒求多馬氏晞孟曰很毋求勝君子所以懲忿也分毋求多君子所以安分也　朱子曰很毋求勝如與人爭鬬

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　朱氏申曰很固有勝負之理然務求勝則為鬬很矣分固有多寡之數然必求多則為過分矣　徐氏師曾曰臨財亦有當得者茍得則傷義臨難亦有當免者茍免則害道鬬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有分外求得之心故皆戒之

餘論王氏子墨曰得其所當得天下不以為貪免其所可免天下不以為怯至於非所當得君子泊然無

欲心非所可免君子毅然無難色待小人以君子何所不容彼很也而求勝之則隘矣得喪窮達之來我何往而不樂怠其分而過望之則戚矣是二者其患生於有我有我故與物為敵必至於好勝有我則不知天必至於不安分

案四毋字皆有裁之以義意上二句嚴之於大下二句謹之於小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孔氏穎達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為己知故彼疑來問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即彼疑而我不疑仍須謙退勿謂己有此義也　朱子曰兩句連說為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強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餘論徐氏師曾曰凡人有偏心者多執己見而不復思有忌心者懼形己短而不肯屈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所能盡況於疑事尤不可執己見者乎

存異呂氏大臨曰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直吾道而已故終日與人辨而不自有也　周氏行己曰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

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　陳氏櫟曰己雖正直不可振而矜之以己直彰彼曲勿有其直可也

案朱子訓直為我所見而諸説以為直道直名且欲以我之直化人之直不可以我之直彰人之曲俱非確解鄭孔分上句我亦疑下句我不疑甚分明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夫音扶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尸視貌正如齊磬且聽也孔疏士虞

禮祝闔戶牖如食間祭義出戶而聽是主人有聽法而無立今謂祭時立於神前非祭前齊戒之齊齊謂祭祀時孔疏祭前齊於適寢中坐孔氏穎達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為尸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必須磬折屈身如祭時之齊

吳氏澄曰祭之日為尸者有坐而無立案古立尸殷坐尸周拜安尸則尸無不坐故坐以尸為法立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　徐氏師曾曰二者主敬之目

存異鄭氏康成曰若夫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

是謂我非夫

辨正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為人子之道也記者取此六字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康成以丈夫解之繆

禮從宜使從俗使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不可常也　孔氏穎達曰從宜者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使謂臣為君出

聘也　應氏鏞曰從宜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而必問俗也　呂氏大臨曰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之類　陳氏祥道曰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
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

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　戴氏溪曰宜者義也禮與義俱禮不合宜是為非禮之禮俗非流俗之謂風俗各有所尚茍非俗之所安君子不以為禮

通論戴氏溪曰古之君子其律己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為崖異怪僻之行故麻冕純儉夫子從衆魯人獵較夫子亦獵較今之君子或好為異世驚俗之舉以取惡納侮是亦不明夫禮之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從宜若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孔疏魯襄公十九年公羊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俗謂牲幣之屬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　胡氏銓曰使從俗役使人必從俗所使　林氏光朝曰禮從宜大夫無遂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　呂氏大臨曰敬者禮之常時者禮之變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體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周旋而無窮也

正義朱子曰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 案舊本與上節合為一今從朱子分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夫音扶疏所居反別彼列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往教一節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為目 葉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 陳氏祥道曰兩物相

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　朱氏申曰親疏定則分不差嫌疑決則情不雜同異別則文不雜是非明則理不蔽

通論孔氏穎達曰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決嫌疑者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報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而是曾子襲裘而弔失禮而非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為証　呂氏大臨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為祖父母齊衰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梁大夫沐

稷士沐梁燕不以公卿為賔以大夫為賔此所以別嫌疑也已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衰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之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則援之

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馬氏晞孟曰喪期有遠近之殺宗廟有遷毀之制恩之隆者服之三年而不為厚族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為薄定親踈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賔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決嫌疑也

案周禮以吉禮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賔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則禮有五所包甚

廣非特喪禮為然孔氏呂氏舉喪禮言之欲人類推

耳其實泛言禮之用也

禮不妄説人不辭費說音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妄説人為近佞媚也君子説之

不以其道則不説也不辭費為傷信君子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　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為佞媚以求説於

人也不辭費辭達則不貴於多　毛氏信卿曰禮不

能不説人特不妄説耳禮不能無辭但不費辭耳説

之以道何惡於說辭達而已何惡於辭　應氏鏞曰
皆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也　陳氏澔曰求以說
人已失處心之正況妄乎不妄說人則知禮矣躁人
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煩聽者必厭
存疑孔氏頴達曰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
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為妄說為人當言行
相副有言無行為辭費　胡氏銓曰不辭費禮雖不
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為辭貴於合禮　吳氏

澄曰或謂說人與檀弓稅人同謂以物遺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辭同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好舊去聲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傷敬也　孔氏穎達曰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不

得侵犯侮慢於人也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　馬氏睎孟曰喪終三年不敢過哀也一獻百拜不敢過樂也皆不踰節　吳氏澄曰節謂有分限不踰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或嚴而苛由侵刻而至於凌侮是剛惡也或和而流由歡好而至於褻狎是柔惡也二者亦皆非禮　周氏行已曰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侵侮者失人好狎者失巳君子居上不驕為下

不倍與人不爭處己必敬

餘論呂氏大臨曰踰節則長幼貴賤親疏亂矣啟侵之道也好狎則親暱慢易之心生矣啟侮之道也儉者自約而不侵人恭者自下而不侮人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　孔氏頴達曰忠信仁義為本禮以為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

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為本也　陳氏櫟曰脩身而能踐其言者方謂之善行躬行之行既脩而所言又合於道此行禮之本也　朱氏申曰脩身故行脩踐言故言合於道　陳氏澔曰人之所以為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曰禮之質也

通論應氏鏞曰曲禮三千以敬為首故自安民而下歷陳長敖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已接物之道皆所以脩身善行而為禮之質也不反之

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方氏慤曰樂記以中正無邪為禮之質蓋惟行脩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正義鄭氏康成曰來學不往教尊道藝也　孔氏穎達曰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服膺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已　朱子曰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

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　陳氏櫟曰彼有求道之誠則尊嚴而道可傳我有枉道之教即褻瀆而道終不可傳也

存疑呂氏大臨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於人者我為人所致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友不可以有挾況於師乎雖天子不名師況於學者乎

存異鄭氏康成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孔疏熊氏云此謂人君招賢之禮取於人既招致賢人當於身上取其德行用為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　朱氏申曰上二句言尊君之禮謂君道當為人取法　楊氏鼎熙曰上以為仕言下以為師言謂皆自重也　胡氏銓曰取於人以身下人舜取於人以為善是也取人謂屈人從已

齊王欲見孟子而使之朝是也　戴氏溪曰可以取可以無取之意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於我不當使我取於人

辨正語類問此說如何朱子曰據其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

案事有兩端故本文兩用禮字提起意只一樣故朱

子合言之若鄭謂取人者制服其身則與往教不類朱氏謂君不可取人為法於義尤悖周氏戴氏以取為取財則聖人公溥未必以一人之財給天下之求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正義孔氏穎達曰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　王氏子墨曰仁義之實始於赤子愛親敬兄之際本與生俱生之物率而行之固無非道存

而有之固無非德然人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之小異苟無禮以節文之則或過或不及將有發而不中節者不足以為仁義道德之至矣　周氏諝曰禮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及其為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矣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徐氏師曾曰此成己之資

於禮也

餘論沈氏煥曰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正義孔氏穎達曰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

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　馬氏晞孟曰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冠婚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吏動作起居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此教訓正俗所以非禮不備也　黄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傚之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之謂訓　吴氏澄曰為其不知不能而使之效之之謂教因其所知所能而使之馴之之謂訓　陳氏澔曰立教於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

禮不備　徐氏師曾曰此教民之資於禮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正義鄭氏康成曰分辨皆别也　呂氏大臨曰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　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吴氏澄曰以力校之謂爭以言校之謂訟　戴氏溪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者折獄

之道其功可至於無訟　徐氏師曾曰此治民之資於禮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輕重之序慎别淺深之量比分爭辨訟所以待禮而决也

紛爭者訟之端訟者爭之成决者即所分所辨而不淆於兩可之謂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正義馬氏睎孟曰君臣上下主於義而不可以無分無分則夷而至於亂父子兄弟出於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於離此所以待禮而定也　陳氏櫟曰禮達則分定故非禮則其分不定　吴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為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為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　徐氏師曾曰上下所包者廣官民僚屬在在有之此正大倫之資於禮也

通論吳氏澄曰所謂道德者仁義而已矣禮本乎仁義而仁義又以禮而成此仁義之全於己也教訓之備分辨之決仁義之及於人也教訓以導其善仁也使之不入於不善則仁之義分辨以禁其不善義也使之歸於善則義之仁定君臣上下而人合之義截然定父子兄弟而天屬之仁藹然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胡慢反鄭云學或為御

正義鄭氏康成曰宦仕也孔疏左傳靈輙曰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

事為官也 熊氏安生曰官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 呂氏大臨曰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不親而教不行 戴氏溪曰禮主於分分主於嚴然䋣然有文以相接乃其所以為親也

存異吳氏澄曰官學猶言游學離家遠出臣伏於師如仕官然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案官字不可訓游

案白虎通云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敬

而親之此事師之在乎親也惟有禮則恩義無盡所謂無犯無隱就養無方於畏敬之中見愛慕之篤故能傳道授業而解其惑也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朝音潮涖黎至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班次也涖臨也　孔氏穎達曰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治軍謂軍旅卒伍各正其部分涖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　呂氏大臨曰班朝者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

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者皆所以治衆禮明乎尊卑上下之别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　陳氏澔曰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　徐氏師曾曰非禮則上不敬而下玩之欲其令行禁止不可得矣故曰威嚴不行此治衆之資於禮也

通論朱子曰下以誠對威嚴則涖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存異陳氏澔曰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周禮八法

制官府六曰官法謂官府所舉行之法涖官行法乃是一事

案禮以明體統飭紀律脩職業吴氏澄謂三者皆有其法是也三者有禮則莊敬莊敬則威嚴而易慢之心無自而入此法之所以行也非禮則三者之法皆虛矣故不行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禱都討反供音恭

正義鄭氏康成曰莊敬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都宗

人禱祠鄭注云祠謂報賽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戴氏溪曰禱祠祭祀行禮之時供給鬼神行禮之物　吳氏澄曰祭謂祭地祇祀謂祀天神通言之則享人鬼在其中也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　陳氏澔曰禱以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　徐氏師曾曰此事神之資於禮也

通論葉氏夢得曰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　呂氏祖謙曰此通前段只是一箇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吳氏澄曰欲成已者必學而有所事之師欲治人者必在朝在軍在官有所行之法事師而親者充其父子兄弟之仁也行法而威嚴者充其君臣上下之義也明則脩已治人幽則事鬼神於禱祠祭祀而供給鬼神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誠則仁

之實於中莊則義之形於外凡此皆禮之所為也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茲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撙猶趨也孔疏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　孔氏

穎達曰君子有德有爵之通稱在貌為恭在心為敬

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退曰讓　黄氏炎曰斂容正

色肅然端莊之外著以為恭閑邪主一凜然敬惕之

中存以為敬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以為撙儉約

不放常導中正之規以為節卑以自牧操無欲上人

之心以為退推以與人懷不居其有之念以為讓此六者即上所謂禮也君子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教民以至事神各得其宜矣　徐氏師曾曰此章言禮為衆事之紀

通論張子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存疑吴氏澄曰敬節讓禮之實也實諸内者必徵諸外故於貌之恭而見其敬焉於事之撙而見其節焉

於步趨之退而見其讓焉君子務此三者以明禮也

案撙字古訓聚鄭訓趨大約是不敢不及之意故文從尊如執尊者之器奉尊者之手毫不敢忽易也六字平分吳氏說太鑿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鸚厄耕反鵡音武離黎至反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

正義鄭氏康成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　孔氏穎達

曰猩猩人面豕身能言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又力小可擒捉謂之禽力大須圍守乃獲謂之獸通説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周禮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　朱氏申曰鸚鵡能言而無禮故不離飛禽之類猩猩能言而無禮故不離走獸之類設使人而無禮能言其形則人其心則禽獸也

黄氏震曰甚言禮之不可無聚麀父子之配無别

陳氏澔曰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

出交趾封谿等處

案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鱗者則羽屬鱗屬亦通謂之獸國語水虞登川禽韋注鼈蜃之屬是水族亦通謂之禽但古有散文有對文易失前禽周禮小禽私之及禽作摯俱散文也與飛鳥對文盧植本作走獸吳氏澄從之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

别彼列反

正義呂氏大臨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盖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傲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馬氏晞孟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幾希者

在去存之間爾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聖人所以作為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　陳氏祥道曰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未嘗有禮於明禮言君子於為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徐氏師曾曰此章原禮之所由始　戴氏溪曰夫人為物最靈聖人待人至重也而曰與禽獸奚擇甚至以為禽獸之不如聖賢之論廹矣民生之初與禽獸等耳

其自知貴重自别異於禽獸者聖人制禮之功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作者為之始為者作之繼　朱子
曰陸農師點聖人作是句為禮以教人是一句
案於聖人作絶句朱子亦偶有取於陸農師之說耳
其實不必然也樂記一言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
以為紀綱一言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可皆
於作字絶句乎陳氏分作為兩訓亦太鑿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以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

孔疏惟思也

其次三王之世禮始興焉　孔氏穎達曰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務猶事也三王之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巳施則望報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呂氏大臨曰大上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時也禮有不答而人不非也後聖有作通其變使民不

倦由是交際之道興焉　陸氏佃曰施報者往来之情往来者施報之迹　陳氏櫟曰聖人因人報施之情而制為禮尚往来之禮所以使人亹亹不倦於禮之交舉也此往施而彼不来報彼非禮也彼来施而此不往報此亦非禮也

通論馬氏睎孟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為往来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亹亹而不倦

也夫獻而必有酬酬而必有酢此往来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往来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以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来之禮見於喪紀也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為禮者有時而怠矣存疑劉氏彝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繫其人不繫其時　吴氏澄曰貴德者安而行之德之尚也務施報者利而行之德之次也此聖人

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為往來之禮也

案鄭孔言惟上古大道為公施者不望報故可不尚往來正見後世務施報而禮之必不可少也劉氏謂大上其次繫其人不繫其時吴氏諸說以貴德為安而行之務施報為利而行之或又謂大上是自然之理其次是勉然之德此仁與恕之分則似反尊大上而卑施報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正義呂氏大臨曰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　朱子曰人有施報往來之禮則無忤於物而身安　陳氏櫟曰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人有禮則分定而安無禮反是此禮所以不可不學也

陳氏澔曰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存異楊氏鼎熙曰一說安危俱在心上心在天理上

則安在人欲上則危

辨正朱子曰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　又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夫音扶販方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焉

游氏桂曰負販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壯者重而老者輕況富貴之人處可以行禮之地乎　方氏慤曰負者惟以力為事販者惟以利為事案詩是任是負負者未必販周禮販夫販婦則販而負者恒多大意指極貧賤者耳　黄氏炎曰禮非有他自卑而尊人達此恭敬之心而已然是心也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亦必有尊人之心而況於富貴者乎

案自卑而尊人實指出禮之為禮處蓋讓者禮之實即負販者於勞役之時猶知相讓於路則盡人當卑己尊人可知矣此節見禮非高遠難行無人不可能亦無人不可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好呼報反懾之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懾猶怯惑　孔氏穎達曰貧者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知禮者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

呂氏大臨曰古之君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苟無禮以節於內則外物之輕重足以移其常心矣故富貴者知其所當敬則不驕不淫貧賤者知其所自敬則志不懾　馬氏睎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方氏慤曰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立也

徐氏師曾曰或疑不懾與自卑相戾曰能自卑則

自反常直故不慴何戾之有

案此言人之境遇有殊而有禮則安一也好禮即自卑尊人之謂不驕不淫乃富貴之安不慴乃貧賤之安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冠去聲艾五蓋反耆渠夷反耄忙報反期舊如字今從朱子音朞

正義鄭氏康成曰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孔疏髮蒼白色如艾　朱子曰艾養也　馬氏晞孟曰艾之為物久而可療疾五十舊德可服官政以治人　朱氏申曰艾治也　案老字之文從毛從化艾色蒼白始欲化也耆至也已至化也老則毛化之成若其義則德成而可以養人可以治人皆可通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傳謂傳家事任子孫是為宗子之父孔疏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惟云宗子者五宗並是傳祭故指之若家事非相傳之事也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老將知耄及之悼憐愛也愛幼而尊老故

不加刑期猶要也方氏慤曰人生以百年為期所期者終於此而已　朱子曰期期居宜反周匝之義謂百年已周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孔氏穎達曰檀弓三月為名稱幼十年出就外傅故以十年為節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為幼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弱三十氣血已定故曰壯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一則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堪為大

夫得專事其官政者至也六十至老之境而未全老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七十其老已全則傳家事付子孫不復指使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陸氏德明曰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　案詩逝者其耋朱子詩傳八十曰耋亦聿既耄朱傳九十曰耄則古或原有異稱也悼未有識慮可憐愛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悼可憐愛耄可尊敬雖有罪而不加刑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若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

皆不坐案疏據周禮其義甚明而集解乃云九十有七垂死可悼柯尚遷云九十上下皆可憐愛之境則悼與耄與字何解百年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　呂氏大臨曰此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未十年非不學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教之男女之别八年教之長幼之序九年教之數日然未就外傅但因事而教之未足名學至十年可以從弟子之職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二十始成

人則可以勝衣冠故命之以冠既冠始學禮猶以其弱而未可用也故博學不教内而不出三十曰壯血氣定矣故可以有室室家者夫婦之稱也其壯雖可以給政役其材猶未足以備任用故博學無方遜友視志而已四十曰強強則成材矣志慮定而謀事審氣力完而任事果始可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至五十存於其心者已熟閱於義理者已多可謂成德更事之人故可命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

事也人非無蚤成夙知之才也而必如此者養天下之才至於成就而後用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以政學者也害莫大焉六十曰耆耆者稽久之稱詩云耆定爾功稽久則將入於老故六十稱耆筋力既衰不足以任勞事可以使人而不可以使於人故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也七十則筋力倦矣聰明衰矣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不可與事者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有罪

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　戴氏溪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為一節而人心有定嚮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於此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過而失節亦不至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盛壽命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

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於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於怠惰廢弛而莫之能振也至於五十更歷世變熟知人情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於擾民生事矣年至六十幾於老矣者之為言有老成可敬之意於斯時也有指畫之勞而無奔走服事之役七十謂之老於此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每顧戀不忍去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禮經養老之禮鄉飲

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絶無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焉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風安得不行於天下也　方氏慤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隂陽生成之理至於是則必更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　王氏炎曰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其血氣異其事

使知脩為之方以定其志氣

通論孔氏頴達曰此明幼而從學至於成德始終之行　馬氏晞孟曰自幼弱壯強至於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人血氣智慮加益則所學者宜愈深所任者宜愈大古之君子所以求舊臣而貴老成者以其德備而多聞也自幼學而至五十道固已具矣加之十年則可以為大臣矣中庸曰官盛任使盖惟大臣可以指事使人也夫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天之道也

君子之仕至於七十其遺言餘行可以為法而傳於後世矣故曰老而傳自耄至於期老之極無預於事矣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所以致養也然而三十而有室非必三十而後娶以昏姻之期不可過是過是則為失時四十而仕非必四十而後仕以學而至於四十足以仕矣不足以仕則為不學傳曰貴老為其近於親慈幼為其近於子悼耄之不加刑者此也

陳氏祥道曰舜未百年而稱耄期是期之稱非特

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大致而已

餘論程子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亦不可得也

存疑胡氏銓曰北史熊安生引古說堯年耆艾仲父年艾皆注云七十曰艾義與此違　朱子語類問七

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
改換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
此等也難行且得躬親爾
辨正朱子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
一句下做此
案以人生二字提起見人肖形宇宙當思無忝所生
也孔疏云七十而傳祭祀之事猶親為之其視濯溉
則子孫是古之傳於祭祀未甞不躬親也若改題必

侯新主入廟朱子在喪不祭普同一獻不必別議稱呼已有定論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七十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　孔氏穎達曰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明朝廷有賢代已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白虎通曰七十懸車致仕　徐氏師曾曰致仕示知止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有以道去其君而致事孟子致為臣而歸是也有以喪而致事者如閔子要經服事退而致事是也有以老而致事者大夫七十而致事是也致事者退而家居士相見禮所謂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是也君子難進而易退故七十而致事

餘論劉氏敞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君雖留之臣曰不

可貪人之榮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禄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事之義也是之謂上下有禮故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禄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孔疏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曰在朝日久劬勞歲積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孔疏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孔疏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孔氏穎達曰行役謂本國廵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互言之也

呂氏大臨曰君優老而尊賢則有不得謝者矣既不

許其去則不責筋力以為禮也賜之几杖則雖在君前亦授之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也雖見君亦杖案七十見君去杖君命之則杖故春子曰七十攝杖八十輯杖九十則建杖　方氏慤曰几則憑之以安其體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焉欲其雖在外猶在内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

馬氏晞孟曰天下之達尊三大夫兼而有之君得不致其愛敬乎於其致事而去必有以勞之於其留

而自輔必有以養之几杖婦人安車者所以養安其氣體不敢勞以事也所以見尚齒貴爵尊德之義不嫌其為倨也

通論熊氏安生曰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老夫老人稱也春秋傳曰老夫耄

矣於其國雖君尊異之自稱猶若臣　孔氏頴逹曰自稱為老夫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　呂氏大臨曰大夫老不得謝與他國士大夫言則稱老夫所以優之也與巳國士大夫言則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老自居也　馬氏睎孟曰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　陳氏澔曰巳國稱名者不敢以尊者自居也

餘論呂氏大臨曰衛石碏告陳曰老夫耄矣與他國

士大夫言也晉荀罃謂荀偃士匄曰寡𢍉老夫以至於此與巳國士大夫言也石碏荀罃雖皆列國之大夫未知其老而得謝否也若皆不得謝者則碏可稱而罃不當稱也案左傳桓公立乃老則石碏已得謝矣不得謝尚稱老夫則得謝更可知也若荀罃則圍偪陽時也禮軍容不入國故在軍君命有不受安得以於國稱名例之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正義鄭氏康成曰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 孔氏穎達曰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巳

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應氏鏞曰一國有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制言舉國之故事以告之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天子巡狩先見百年者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古之人咨於元老如此其敬以其賢而多聞也則宜有越國而問之矣必告之以其制者蓋制出於先王而非先王者無法故告之以

其制也

存異王氏安石曰越國謂老者自有事越在他國他國問之　張子曰越國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也既賴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之事因本末施為始可與之謀也若不知次序則如之何而取謀　陳氏櫟曰苟他國越疆而問此老者以事焉則必當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為之謀亦以其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也

案越國而問自是他國來問如郯子述官紀子產述黄熊實沈之神孔子述汪罔氏之守及宗獻公合諸侯之禮鄭獻伯子男會公之禮是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何延禮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

曲禮上第一之二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上聲操七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案孝經孔子閒至德要道曾子辟席而對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孔氏穎達曰操執持也几杖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

時持就也　呂氏大臨曰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寡問多則少者當問長者今長者反問之少者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　陳氏澔曰謀於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為也長者之前當執謙虚不辭讓非事長之禮

通論彭氏曰古之養老乞言授几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欲言政者君就之國家優禮賢者猶爾况少者乎

餘論陳氏祥道曰辭者無所受於已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敏所謂辭也子路之對率爾非所謂讓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凊七正反　省息井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安定其牀衽省問其安否何如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孔疏四皓漢時隱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高祖令太子擊黥布四皓說建成侯曰諸將皆陛下之等夷莫肯為用

孔氏頴達曰冬温夏清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一日之法晨旦也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来視親之安否如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醜夷皆等類之名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故戒之以不爭　方氏慤曰冬則温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　朱子曰温清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隨處省

察其或温或凊之宜也　朱氏申曰於相儕之衆相抗之等猶且不爭則他可知　吳氏澄曰昏定晨省所以養其親在醜夷不爭所以安夫親

通論呂氏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少而醜夷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安在哉

呂氏祖謙曰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温則當體其温之之理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清則當體其清之之理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昏時則安其父母晨時則雞鳴而起問其安否在醜夷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不在父母前便移易了故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存所以不爭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

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賜三命也孔疏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命賜相將

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孔疏約周禮大宗伯文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三命受位鄭云始列位於王朝三命受位即受車馬

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孔疏以公侯伯卿三命案此言其父為卿而子受車馬則比於父父非卿而子受車馬并踰於父

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畀

遠於君孔疏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也不敢受重賜者恖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三命受位受位即受車馬人子受三命之尊謙卑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心不及於此賜也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內外通稱弟者事長次第之名交遊汎交也本資信合故稱信也　呂氏祖謙曰何

故爵與服受車馬不受蓋外而爲卿大夫內而依然是人子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却不同惟車馬則偪近父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雖然大夫不徒行又不可以私廢公在朝不妨但至門不用　呂氏大臨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貴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

稱其弟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游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故稱其信　朱子曰左氏傳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之邪陳氏櫟曰孝為百行之原稱其孝者出乎鄉黨州閭之公論則孝弟慈信皆孝者之所兼備故各隨所見而稱之

通論呂氏大臨曰三賜有車馬君之所以寵臣也三賜不及車馬子之所以敬親也受位則有車馬之賜矣受位而不及車馬者位在朝廷而車馬入於私門也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葢車馬家之重器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於人親之所有子不敢以予於人辟親而不敢加奉親而不敢專其義一也事宗子者不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事宗子猶舍衆車徒於外則事親者車馬之

盛宜在所不受也黨正以飲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庶子之正於公族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所以敬於族人之長者猶如是況於父母乎能如是則事親之意誠矣

存疑胡氏銓曰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鄭謂三賜三命非也大宗伯三命受位不言受車馬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則非三命公羊說九賜之次則四曰車馬亦不在三何由三命受車馬乎又車馬賜由

君命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安可辭哉鄭誤矣　吳氏澄曰胡氏蓋謂人之所以與人者有三輕則貨財重則衣服最重者車馬為人子者已仕有祿而欲以物與人如貨財衣服猶可白之父而稱尊者之名以與之車馬重物有父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也三賜不及車馬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

辨正王氏炎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而五者備有焉反此則其失亦多是以孝子不敢輕受重賜臨川王

氏乃曰若謂人子辭讓而不敢受則百官牛羊倉廪之奉舜未嘗辭其説不然禮者聖人之中制天下可以通行堯之待舜與舜所受於堯非可律於天下也案古者車服所以旌勲庸非有功弗賜也君賜之非更有命弗敢即乗也所以榮君賜而致其敬也其平日所乗依所當得而自造之耳玉藻曰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明常法得自造矣又曰君賜車馬乗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乗服也明

常所乘不待賜矣若以車馬不可不受不受則大夫之有車馬者少將大夫之車馬皆君之賜乎亦難為繼矣記所云三賜不及車馬蓋謂宣力國家功效應科於法得賜而辭讓弗受不居其成功本之於君父故為人臣人子之盛節而名譽著聞若此耳諸家之說似有未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敬父同志如事父　孔氏穎達曰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王氏安石曰心存於父者見父之執猶父也

呂氏大臨曰進退問答不敢專焉敬之至也見父之執猶極其敬况於父乎　陳氏澔曰謂之命之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坊記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又曰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廣孝也

蓋父之同類謂之父黨父之同志謂之父執見父之

黨無容孝也此見父之執廣孝也
餘論呂氏祖謙曰孝子愛親之心推原使之廣涵養
使之厚若雖知愛親不能推原涵養則在親前雖屏
氣下色供洒掃應對勞而不怨離父母便驕很傲戾
在親前時不多外面驕很多則連親前亦愈薄所以
孝子必於親愛之心推廣之涵養之見父之執退然
躬弟子之職如此則此心廣大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夫音扶告古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来宜知親之顔色安否有常有業縁親之意欲知之　方氏慤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　陳氏櫟曰人子事親出必告以所之還必見其父母之面有常游必有方也有業所學必有正業二者恐貽親之憂辱也　陳氏澔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通論戴氏溪曰為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閭之望為人子者無一念而忘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飲至事亡如事存也

恒言不稱老

正義王氏子墨曰慮動親之感也　黄氏幹曰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陳氏澔曰恒

言平常言語之間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恒言不稱老極子之慕而不忍忘也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故髧彼

兩髦爲孺子之飾苟常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存疑鄭氏康成曰不稱老廣敬　孔氏穎達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巳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　李氏曰孝子愛日不以老自稱如曰天子之老寡君之老則稱之不稱於常言而已　黄氏震曰不敢自老恐傷親心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知兩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　孔氏穎達曰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十年以長謂二十於三十者半倍故兄事之則止差退而鴈行也若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之則齊於鴈行也　吳氏澄曰此謂道路同行長幼之節父事之者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謂正當尊者之背隨其後而行也兄事之者王制所謂兄之齒鴈行也謂

斜出其左右而稍向後如飛鴈之行次也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謂兩肩相並而差退不踰越其肩也　陳氏澔曰此汎言長幼之節

通論呂氏大臨曰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孔子知其欲速成疾行先長者孟子知其為不弟皆不知敬長之義而已

張子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又視其雅素如何若本在兄弟之列則止可兄事之而已　應氏鏞曰此

言貴老敬長之道凡年長以倍則執父禮以事之不必限以二十也若曰二十崇行孝弟能盡此禮姑自此而始則可爾君子推敬親敬長之心則凡一日之長於我者皆吾所當敬而年有高下則敬有等差不可毫釐之紊以此反觀於一身之間則幼而名二十冠而字五十以伯仲而常自省焉以此施於九族之內則服有齊斬功緦之異制居有東西南北之異宮食有族食世降之異等而常加謹焉近而推之鄉則

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七十者四豆而鄉之所敬者各不同遠而推之國則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朝而國之所敬亦不一所以為文理密察也

朱子語類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

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戴氏溪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彼固有等差也　胡氏銓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案此節說行下節說坐行坐正自相對若不在行路上說則父事兄事不止斯須之敬恐說不去

餘論鄭氏康成曰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為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内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知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　孔氏穎達曰羣朋友也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敷橫席席容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異席也　陳氏櫟曰此敬長之義見於坐席之閒者也　魏氏了翁曰羣居之席四人為節禮席則異　吳氏澄曰居謂坐也上文言行而弟長之禮此言坐而弟長之禮因是推之六人則第

三人以下共下席其第一第二人居上席也七人則第二第三居上席之下半其第一則居上席之上半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孝弟於步趨徐疾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者盖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為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者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

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盖五人之羣當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宜鮮矣

案賓主禮席皆無同坐法此羣居燕飲食講說言之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　孔氏穎達曰主猶坐也室户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奥無事故名為

奥尊者居必主奥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居席中畁者不得坐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畁者不得行也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當之而立也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徐氏師曽曰居必别

室坐必偏席行必近左右立必倚棖闑皆自卑以尊其親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謂與父同宮者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孔氏穎達曰四事與父異宮者不禁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

辨正應氏鏞曰父子異宮固各有西南隅之奧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焉非特以同宮而避之也若

同宮則父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

食饗不為槩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槩量也不制待賔客饌具之所有

孔氏穎達曰大夫士或相往來不制設饗食饌具由尊者所裁人子不得輙豫限量多少　張子曰凡於父母賔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不為槩量為子者不有其身不有私財凡人子為養又

須使其不知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陳氏澔曰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為概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為概量也

存疑熊氏安生曰食饗不為槩為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客之事

辨正游氏桂曰正義引熊氏說未安蓋傳家正欲省事方為子孫裁食饗之量是煩尊者也大概為人子假如士庶人朋友相往来苟欲為之設醴必先白父

母乃可而設醴之意又當聽於父母也　胡氏銓曰食饗不為概此未傳家事者與氏概而不稅

祭祀不為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朱子曰尸用無父者為之　陳氏櫟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父在而已為尸父將北面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為也案惟主祭者有北面事尸之禮餘子孫與祭者俱東階之東西面其父在與祭之列即不為尸

餘論孔氏穎達曰尸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案尸者神像也此尸謂宗廟之尸外祀之尸可異姓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馮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

避君也又必擇皆無父者為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西面而立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為尸亦不敢當尊之意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孔疏父母雖無聲無形然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 呂氏大臨曰視

聽於無形聲則誠於事親專心致志可知也　方氏慤曰聽於無聲則常若親之有所命也視於無形則常若親之在其前也無聲且聽況聞親之聲乎則召之無諾可知矣無形且視況視親之面乎則顏之無犯從可知矣　陳氏澔曰先意承志也

通論眞氏德秀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乎蓋孝子之心惟恐纖芥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默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

者能若是乎　戴氏溪曰此孝子之極至也念念不置與親為一常若親之在吾前而謦欬於其旁也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自其生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及其沒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念慮之積非一日矣　楊氏冕熙曰聽不於有聲於無聲視不於有形於無形分明有潛孚默喻志意相通意案或云孝子心與親融渾合無間必待想像之下方似見形聞聲則恐鄰於擬議窺測然鄭氏所謂恒若

原非擬議窺測也至真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君子存養之全功戴氏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則就祭祀時說雖理無所不通然不若鄭氏注之親切有味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訾音紫闇烏紺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登高臨深苟訾苟笑為近危辱也

孔疏危登高臨深辱苟訾苟笑人之性不欲見毁訾不欲見笑君子

樂然後笑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孔氏穎達曰苟且也相毀曰呰不樂而笑為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呰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也不服闇者不行事於暗中一則為卒有非常二則生物嫌故孝子戒之　呂氏大臨曰身也者親之枝也履不安以危之是危親也行不善以辱之是辱親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呰近於讒苟笑近於諂是辱道也服

闇者欺人所不見也登危者行險以僥倖也孝子之心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服闇登危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是辱親也　方氏慤曰苟訾則為惡於人矣愛親者其可惡於人乎苟笑則為慢於人矣敬親者其可慢於人乎　朱氏申曰不服闇不服闇昧之事不登危不登危險之地恐二者為親之辱

通論陳氏祥道曰聽於無聲一傾耳不敢忘父母也

視於無形一舉目不敢忘父母也不登高不臨深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也不茍訾不茍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不服闇不登危則善於守身矣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茍訾不茍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粢不登危比不登高臨深進一層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僥倖無形之高深也行未光明皆屬暗昧居非坦易即涉險危故記者特舉孝子以為法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忘親也死為報仇讐　孔氏穎達曰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戴氏溪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

孝也　陳氏澔曰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忘親之心

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志

辨正呂氏大臨曰不許友以死者不敢受其託也先

儒謂許報讐雖父母没亦不可也患難相死兄弟之

道也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又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

友以道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故曰無戎也戰國

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讐怨流俗尚之此先王之

所必誅君子謂之不義者也

餘論黄氏震曰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子髪膚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　林氏光朝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為訓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純之準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孔氏穎達曰冠純謂冠飾衣純

謂深衣領緣　呂氏大臨曰人子之服必盡乎孺子之飾者所以說其親也故髧彼兩髦飾其首也衣純以繢以青飾其身也冠衣純以素孤子之服非所以事親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正義鄭氏康成曰孤子謂年未三十者蚤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嫡子也　孔氏穎達曰孤子雖除服猶素深衣

云衣純以素嫡庶皆然今當室謂嫡子似庶子不同者但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　呂氏大臨曰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者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畧矣

通論馬氏晞孟曰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

也樂於中者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所以為文也孤子當室者謂嫡室也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盖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子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　呂氏大臨曰當室謂為父後者問喪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亦指為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素也唯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

案儀禮純博寸純以為口緣盖尊者存以多飾為貴

故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若惟具父母則飾少而純以青故不純素者一堂具慶見天倫之樂事不純采者終身孺慕見至性之篤誠

幼子常視毋誑誑九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誑欺　孔氏穎達曰小兒常效習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　劉氏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

而不可成也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志矣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楊氏時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　陳氏澔曰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　徐氏師曾曰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習於偽則為惡易而為善難常示毋誑然後詐偽不滋而真純可全矣

通論呂氏大臨曰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則不義
非性矣然以不義成性則習有以移之故習不可不
慎也古之教子者其始生也擇諸母之慈良恭敬慎
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教之
之慎如此況可示之誑乎
餘論孔氏穎達曰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
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
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　黄氏裳曰禮云士無故不

殺犬豕為示幼子小信而干先王大禮哉　呂氏祖謙曰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信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即成兩誑大抵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案常視毋誑兩句對說鄭孔得之陳謂示之以不可欺誑其義一也常示則日見日聞不習於一毫之偽則其誠若固有之矣蓋教止於言而示則以意言有

盡意無窮也孟母殺猪事朱子小學亦載入然呂氏駁義亦正故附録之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衣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裘太温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　孔氏頴達曰童子非成人之名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又應給役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内則二十則可以衣裘帛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

左右　程子曰裘裳成人之服也不衣者不能衣也不帛襦袴不帛則是用布也襦今之襖不衣裘帛則常所衣者襦袴而已　吕氏大臨曰裘裳與冠皆成人之服未成人者服亦有所未備也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向西向或南向北向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君者謂斜嚮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

容直

通論戴氏溪曰常示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葢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内無傾邪之患矣

方氏慤曰立必正則坐不至於跛矣聽不傾則聽不至於淫矣後又言毋側聽者側未至於傾此教童子故責之畧後教成人故責之詳葢不傾則容或側毋側則不傾可知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知兩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咡如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提攜謂牽將行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言口旁曰咡掩口而對習其向尊者屏氣也　何氏休曰口耳之閒曰咡

孔氏頴達曰非惟教之聽立至於步行亦宜教之謂兒長大當扶持長者因牽行之時教之奉長者之手先使學者令習便也豈但在行在抱時亦須教之

長者或若負劍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亦令見長者所為而後習之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為之習向尊者屏氣也

呂氏大臨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以長者之意不可以不承也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以氣之逼人人或惡之也 馬氏晞孟曰就而攜之則奉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者事長之禮蓋自幼穉而已知禮讓矣 劉氏曰長者俯與童子語

有負劒之狀非真負劒也

通論方氏慤曰少儀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彼言幼者對之之時此言長者詔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以辟咡之容則一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

胡氏銓曰歐陽子吁表劒汝立於旁　劉氏彞曰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劒然　黄氏裳曰

嬰兒可置於脅下如帶劍者豈能教之對長者禮是長者或負劍不便屈身但偏就近耳而詔之

案此童子能行能對則非懷抱之童或負之於背帶之於脅可知而劉謂若童子背負長者與長者手挾童子若帶劍負屬童子劍屬長者則又非也蓋劍長而室堅不可猝拔必推之背左手下持其室邪俯其身右手從腦旁拔其靶乃出今邪俯其身就童子語形似之非長者真負劍也又負劍乃拔之勢黃謂即

帶劒亦非

總論游氏桂曰古之人所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教之使有方也欲其長毋誑欺也則自其幼而常視毋誑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養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尊

者屏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又以已身而先之焉常視毋誑則先以已之無誑示之也辟咡詔之則先以已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人者苟欲教人先正其身至於教子則尤其所當謹者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才用反下並同拱俱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拱手為有教使趨退為其不欲與已並行

孔氏頴達曰從謂從行時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遭逢也疾趨而進就之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為故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教

吕氏大臨曰弟子之於師聽教聽役而已故正立拱手以待也與言則對不與言則退應對進退不敢專也

戴氏溪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

言則敬有所分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遇而引避雖足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不與言而隨行不置亦非所謂承意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先生則他人稱之長者則無嫌於自稱　馬氏晞孟曰先生者齒長而有德之稱古之冠者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賔尊爵貴德之義也

存疑胡氏銓曰前云必辭讓而對此云則對畧道路

也

案論語問孝而曰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稱初惟屬父耳其兼言兄則由父推之謂同為父所生而其生先於我也其以稱師則又由父兄推之謂教我比於生我故自稱亦曰弟子也其以稱大夫致仕者則又由師推之為古致仕大夫士教於鄉里也其以稱鄉人之老者則又推之為其年亦近於父也然此亦必年與德兼耳若長者則但以年而言　又案相從

則步趨不違所以專致其敬相遇則進退必謹所以曲盡其敬與之言與有所問不同問我立志問我所長故必謙遜乃對若但與言則直對而已無所用謙也胡氏畧道路之說非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上時掌反鄉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長者所視為遠視不察有所問

孔氏穎達曰長者東視則東視西視則西視　戴氏溪曰從長者而升高非以遠覽也所以承教也遠

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況長者欲有所問乎　陳氏澔曰高而有向背者為丘平而人可陵者為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火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指不呼為惑人　陸氏德明曰呼號叫也　方氏慤曰不指為其惑人之見也不呼為其惑人之聞也言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故也

通論戴氏溪曰論語曰車中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況於登城乎

案不指不呼非特不駭人亦以自約其不謹也

將適舍求毋固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舍謂行而就人館　孔氏穎達曰舍謂主人家也　陳氏櫟曰將適館舍有求於主人不可有固求必得之心

存異鄭氏康成曰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

或時乏無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

張子曰將適舍求毋固固求休息有似厭怠然

陳氏櫟曰一說將欲退而就舍長者或留之不可固求必退　吳氏澄曰暮而求舍館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也

案鄭訓固為常所引周禮亦不類若謂不可以我常如是而求必遂則可耳又經文由適舍而上堂由上堂而入户由入户而即席是適舍者乃自外入非從

内出也陳氏謂先生長者未許而固求必退則似身在户内而出就館舍吳氏謂暮而一宿又似旅行投宿恐與下上堂入户皆不類

將上堂聲必揚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屨紀具反聞音問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聲必揚警内人也　陳氏澔曰上堂升主人之堂揚其聲者使内人知之也　徐氏師曾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者即席則去屨不以屨

踐席 楊氏咼熙曰言者聲徹曰聞 又曰此必師

弟朋友親戚無擯介將命者

存疑熊氏安生曰一人之屨在户内其户外有二屨

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則知户内二

人不得參之故知户外二屨當有三人 孔氏頴達

曰户外二屨謂兩人體敵故鄉飲酒賓主皆降脫屨

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户

内若内人語聞於户外則非私事外人乃可入也

陳氏澔曰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

存異孔氏穎達曰無非法之私事乃可入　戴氏溪

曰嫌疑者禍之階也故禮者所以別嫌疑而免於人

道之患將上堂聲不揚而默上則人得以疑乎我將

入户言不聞而遽入則我有以窺乎人此二者禍之

階也

案此節自是上堂入户之通禮即由外寢入内寢亦

然而上他人之堂入他人之户更可知孔氏非法戴

氏裼階立論不無太過至戶外有二屨自謂二人之屨態氏謂戶外有二屨一人之屨在戶內則有三人但自外來者不見戶內之屨又烏知其有無乎至熊引離坐離立無往參以證則義殊别盖離並也彼二人並坐並立我不可出其閒非謂坐與行必不可有三人也孔引脫屨堂下以証則事更不同此偶相過非賔主行禮且入室非升堂或卑幼自來主人不必出迎至戶同脫屨入也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上聲扃古螢反闔胡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開亦開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　孔氏穎達曰扃所以關鼎者關戶之木亦得稱扃凡當奉扃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木以其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初入時視必下不得迴轉廣有瞻視也若戶本開則今入

者不須闔若户本闔則令入者不須開已先入後猶有應入者雖已應闔當徐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拒後人　方氏慤曰視以下為敬上於面則傲視近而瞻遠視詳而瞻畧不可回旋恐其掩人之私也　陳氏祥道曰闔之所以敬其主於内勿遂所以敬其人於外

存異姚氏舜牧曰户之開闔皆主人事也方主迎客而其户或閉必先舉手以開户客亦隨身與開之既

入主或闔其户客亦舉手與闔之皆致不敢當主之

意但恐猶有後入者則闔之而勿遂耳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踖在亦反摳苦侯反趨七俱反唯云癸反諾努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隅升席必由下也　孔氏穎達

曰踐蹋也既並脱屨户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不得

蹋先入者屨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

當從下而升以就已位若發初從上為踖席摳提也

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踖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己位也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吕氏大臨曰毋踐屨毋踖席敬其物所以敬其人也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不敢為賔聽命於先生長者唯所以應也諾所以許也　陳氏澔曰摳衣與論語攝齊同　徐氏師曾曰欲便於坐故摳衣欲示其讓故趨隅此即席之儀也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無往而非敬也

通論戴氏溪曰凡升堂者脱屨於堂下唯尊則否凡入户者脱屨於户外有尊長在則否就屨取屨納屨遷屨皆有禮法即席之禮由下以序而升賓客之席讀書之席飲食之席徒坐之席亦有禮法不失尺寸過此則為非禮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存異孔氏穎達曰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為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注云

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為上故以西為下也衣裳也　陳氏澔曰趨由席角而升坐也

辨正朱子曰毋踐屨毋踖席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盖以前為上後為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賔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為下西自席下之中升而即席與此異也　彭氏曰摳衣則連裳提之訓衣為裳非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從於先生至唯諾明事師長之

禮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魚列反閾音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統於君闑門橛閾門限也　孔氏穎達曰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踐履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　陳氏祥道曰門以向内為常由闑右則由闑東也天子適其臣由阼階大夫

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蓋天子無適而不為主大夫士無時而不純臣也故賔客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蓋公事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臣禮入　馬氏晞孟曰由闑右不敢為賔也　朱子曰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為君位又曰只是自外入右邉門中乃君出入之所自内出亦右　陳氏澔曰當門之中闑東為右主人入

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賔敵主也　陳氏櫟曰闑之右門之東也

存異饒氏魯曰大門兩旁之木為棖中間兩扉相合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曰闑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為左入以西扉為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避君出入處也　湯氏道衡曰君出入皆由左大夫避君出入故由右

案天子五門郭門謂之臯門臯門内謂之庫門庫門内謂之雉門雉門内謂之應門應門内謂之路門諸侯三門庫門内謂之雉門雉門内謂之路門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明堂位言魯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其制如之耳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内春秋書魯雉門災家語言衛有庫門諸書皆無言諸侯有臯應二門者鄭注諸侯宫門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誤矣至於三朝内朝在路門

内所謂圖宗人嘉事之朝每日視朝退聽事於此周禮太僕宰夫所謂掌其復逆論語所謂過位升堂皆在此也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者皆在此也其左右則為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為應門為雉門諸侯無應門即雉門矣故曰魯雉門天子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亦兩觀僭也左宗廟右社稷之門亦在雉門以

内故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孔氏謂孔子出廟門往雉門穀梁傳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甯謂祭門廟門闕門兩觀也自此又出為庫門府庫皆在其門内魯桓僖災而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無曰財可為也以府庫與象魏相接也鄭謂廟門在庫門内亦似小誤至於外朝則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内而魯一門内外兩向故曰庫門天子臯門也詢萬民則在此周禮所

謂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冦掌外朝之政是也鄭謂外朝在雉門外或就諸侯言則可耳至門以向堂為正東為右西為左故治朝之位以東為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大僕大右小臣在路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王出入必以右也諸侯則西一門常掩謂之賔門惟客至乃啟君臣出入皆於東故曰臣統於君不敢自由也朱子說甚明陳用之饒雙峯之說皆誤

總論孔氏頴達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

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每門讓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

聘禮曰君迎賔於大門内為席猶敷席雖君亦然固

辭又讓先入　孔疏聘禮及廟門公揖入於中庭是也若敵則更出迎不敵則不出迎如此得

君行一臣行二也　肅進也進客為道之　孔氏頴達曰言凡

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

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遜不先入自謙下敬於賓也此云凡與客入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寢門冣内門也主人饗已應正席今客至内門方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謹更宜視之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客已再辭故主人進道客公食大夫禮公揖入賓從是也　陳氏櫟曰肅客而入俯手揖客而入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聘禮君使卿歸饔餼于賓賓迎于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案主尊非賓敵故主入為席賓即從入主不出迎此卿與大夫賓主本敵而皆不出迎非主自尊正以尊兩君不敢用敵禮也呂氏大臨曰每門遜於客者門不一也有大門有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則迎于大門之外士冠士昏聘禮賓皆行於廟主人迎賓於大門外是也敵

以下則迎於大門之内聘禮公皮弁迎賔於大門内是也肅客謂俯手以揖之周官大祝九拜所謂肅拜也春秋傳曰三肅使者是也杜預云肅手至地

餘論方氏慤曰寢門在人君則稱路門主人請為席將以行禮也請起事也於主人之將有為則曰請辭止事也於客之不敢當則曰辭　陳氏祥道曰主人於賔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每門讓而不言每曲揖則揖可知　劉

氏彝曰子男以上相為賓之禮則如諸公司儀之職皆以車迎車送無主人先入為席之事此諸侯大夫士相為賓之禮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入鋪席竟後更出迎客

案請入為席只是請之之辭客固辭則即俯手肅拜而偕入耳孔疏入鋪席竟後更出迎客恐未然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復音

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就其右左就其左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孔疏謂他國之大夫也　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也復就西階復其正也　孔氏穎達曰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繼屬於主人　方氏慤曰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為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為亢客若降等則為殺矣故就主人之階　陳氏櫟曰東階在右西

階在左客降等則不敢抗禮就西階而殺禮就主人之階從主人後以登畀統於尊不敢以賔自居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聘禮公迎賔賔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賔賔入門左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臣命宰夫為主人則主人與賔皆從西階升與此異又聘禮賔面主國大夫大夫賔亦入門右見私事猶讓若降等然　方氏慤曰就主人之階與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闑右同義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上時掌切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孔氏穎達曰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主人前升至第

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拾級聚足者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張子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此非著心安排而到

通論孔氏穎達曰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賔升是從之也燕禮大射禮賔先升者公以宰夫為主人賔尊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賔館卿升一等賔從者卿銜主君之命尊也至於賔設醴禮卿賔升一等卿從

升者以賔作主人道之也

存異呂氏大臨曰拾更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皆更為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　胡氏銓曰拾級聚足拾掇也拾物必俯言躡等級必俯視地若拾物然　陳氏澔曰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

案拾級若如呂說則不聚足矣顯與經文背胡謂俯視地則東西階賔主不相顧亦非陳謂順其門則不

應有就東階諸禮

總論孔氏穎達曰凡與客入至左足明賔與主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薄平博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賔玉於

廟門外孔疏引此証賔於堂下有執玉時不疾趍而為徐趍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行而張拱曰翔不翔亦為其迫也孔氏頴達曰帷幔也薄簾也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有遠近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臣来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也帷薄外不趨謂大夫士外不趨則内可趨為敬也堂上迫狹故亦不疾趨下階則趨故論語云

沒階趨執玉湏慎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堂上不疾趨故迹相接每進六寸也　呂氏大臨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為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廹不足以容步執玉之重或虞於失墜也　方氏慤曰趨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

通論孔氏頴達曰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

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出廟入廟不以趨為文若迎賔則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陳氏祥道曰足在體下曰武緌在冠下亦曰武

並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肱古横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横肱為害旁人不跪不立為煩尊者俛仰受之　孔氏穎達曰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受若尊

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　方氏慤曰授立不跪者為煩尊者之俯也授坐不立者為煩尊者之仰也

陳氏澔曰横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為不便於受者　徐氏師曾曰立與坐皆謂尊者不立謂跪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公食大夫禮贊者坐取黍興以授賔授立不坐也聘禮賈人坐取圭不起而授上介君子不以為非禮者賤不足以為禮也　方氏慤曰少

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特授尊者而然雖受卑者亦然矣　姚氏舜牧曰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在受者又可知

案並坐不橫肱謂敵體者下二句則皆為尊者言之古人跪與坐皆兩膝著地而有小異者反蹠坐其上而以股就足謂之坐伸腰及其股而挺身直起謂之跪跪以致敬而以物授尊者則禮有不同當尊者立之時則不必跪若當尊者坐之時則又須跪而不可

立皆以便於受者為禮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二節明步趨授受之儀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